

“文学淮军” 擂台  
征文 第7季

疫情期间的感动  
武梅

因为疫情,我们的教学活动只能转移到线上进行。为了确保教学效果,每天晚上,我照例要把第二天的课备好,要布置的作业设计好。

那天晚上,我正在电脑上听录音备课,突然电脑轻轻地“砰”了一声,接着便发出“嗡——嗡——嗡”的噪音,录音也听不清了。我以为是音箱插头松了,把插头按了按,不行;拔了试着换别的插孔,还不行;干脆把电脑关了。过了一会重启,这倒好,除了“嗡……”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

赶紧给远在广州的侄子发视频——我经常用这种办法,让他帮我解决电脑上的一些小问题。可这次,他说,这种问题,不在电脑前,很难判断,更没法解决。这下我傻眼了。家里三个人被隔离在两个城市的三个地方,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孤独无助。怎么办?明天的课怎么上?我只能瘫坐在电脑前发呆。

我不知道是急中生智,还是病急乱投医。这时,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——贾文奎,贾师傅。贾师傅是移动公司的员工,负责我们这一片的网络安装和维修。他曾为我家上门服务过,态度和蔼可亲,服务认真周到。当时他让我加过他微信,说需要帮助的时候,可以直接微信联系他。后来,家里宽带出过两次小故障,我就发微信给他,他通过视频,耐心细致地一步一步指导我操作,最后排除了故障。所以,虽然我知道这次的故障与网络无关,但我就像个落水者,眼前哪怕出现一根稻草,也要充满希望地抓住它。

我给贾师傅发去了微信语音。语音很快就接通了。“不好意思,贾师傅,我只能向你求救了。家里电脑的音箱突然出故障了……我得给学生上网课,如果音箱弄不好,我明天就没办法上课了。”由于焦急,还没等贾师傅回话,我就“竹筒倒豆”般地说着。贾师傅听出了我的焦



这个春天和往常一样,风自暖,草自绿,花自开,天自蓝,和以往的每一个春天似乎没什么两样。

院子里的兰花开了,低调地散发着幽幽的香气;枯了一冬的绣球开始发芽生长,再过一个多月,它繁茂的枝头将缀满硕大的花朵;河边的桃花开了,干干净净地立在枝头,有不着一尘的美好;田野里的油菜花也开了,它盘踞在田间、山坡、路旁,成为春天里开得最野性、最恣意、最耀眼的花朵……春天如新生儿,春天似妙人儿,它生机盎然,它青春勃发,总是让人心生欢喜、心驰神往。

然而,这个春天终究还是和往常太不一样了。

疫情猝不及防再次反复,我们又戴上了口罩,小区又开始封闭,出入又开始扫码,人们又开始核酸检测,一些城市 and 行业又开始停摆……我们不得不压抑春之雀跃,老老实实宅居家中,饿了就研究美食,困了就早早休息,闲了就读书追剧,闷了就种菜赏花,既然不能抵达远方,不如把寻常日子过成诗。

“若待上林花似锦,出门俱是看花人。”往年的春之景象不见了,这个春天的花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。

这个春天,一场战争突然爆发,冲突时断时续,一时和谈,一时开战,难民流离失所,世界妖魔横行。战争总是让人焦虑,我对国际时势的关切前所未有,新闻一则一则阅读,视频一条一条浏览,不

这个春天不寻常  
祖儿

急,连忙安慰我:“你别急,慢慢说。”他耐心地听了我的讲述后,让我打开视频。他说:“你按我说的方法去试试。”在他的指导下,我一步步尝试,可音箱仍倔强地“嗡……”着。贾师傅说:“应该是音箱坏了。这种音箱基本是一次性的,一旦坏了就不能再修。”我听他这么一说,急得快要哭了:“那怎么办呢?现在疫情期间,商店关门,快递也停了。我明天怎么上课?”贾师傅又说:“别着急!这样吧,我找找家里有没有备用的,如果有,我明天早晨给你送过去。”我说了声“谢谢”,但心里一直忐忑不安,无法安然入睡。

没想到,第二天早晨,刚刚七点半,我就接到了贾师傅的微信语音。他说大概10分钟左右就能到我们小区门口,让我到门口去等他。当我从贾师傅手中接过音箱时,除了连声道谢,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。

想来,疫情管控这段时间,我不断地被一些人一些事感动着。一天中午,天气很热,气温达30度,我在小区门口做志愿者。一位买菜回来的女孩,把一瓶苏打水递到我的手里说:“看你在太阳下站着,就给你买了瓶水。辛苦了!”又一天在门口值守,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手里提着满满一大袋菜,肩上还扛着一袋米,显得步履蹒跚。那位身材瘦小的网格员,立即迎了上去,说:“大爷,你家住六楼,你扛不上去的,我帮你送上去吧。”说着就接过了大爷的东西。我家楼下住着一对八十来岁的老人,小区实行管控后,儿女们无法过来照看,楼上楼下的邻居们,有烧了菜送过去的,有帮着做些家事的,有常去关心问候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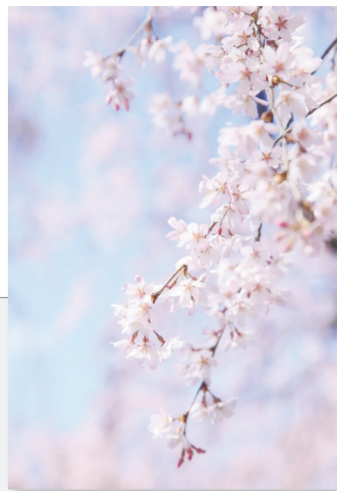
病毒无情人有情。在疫情面前,我们欣喜地看到,每个人都用发自内心的爱,去关爱别人。正是这些爱,感动着你、我、他,也形成了强大的抗疫力量。这力量定能很快战胜疫情,迎来生活的安静美好。这就是中国力量。

不知不觉熬红了眼睛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关注这场战事,焦灼的背后,其实是对世界和平的担忧和家国安然的祈愿。

这个春天,一架飞机从8800米高空极速坠落,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,他们本是奔赴团圆、爱情和事业的,不想却奔赴了一个冰冷的世界,让人在震惊、痛惜之余,深感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无常。或许,我们平平淡淡、习以为常的每一天,正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现世安详。

这个春天,邻家终日在院子里忙忙碌碌的男主人突然消失了,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,身上已经盖上了锦缎。他没有乘坐那趟从春天出发的飞机,但对他的家人而言,无异于乘坐了一趟没有返程的航班。丧事办得安静而又克制,惟恐扰民,没有鞭炮声,无人高声语,帮忙的亲朋好友各司其职,厅堂不时传出女主人压抑不住的悲恸哭声。毕竟,他还未到花甲之年,他还有很多未了的心愿。

这个极不寻常的春天,让我混乱复杂的心境渐渐回归澄明,曾经无比纠结的抉择、曾经无法放下的执念都变得不值一提,盛世太平、家人无恙、生活安稳,这已是何等幸运。此刻,下了多日的雨已经停了,四周一片安静,卧室传来微微的鼾声,书房只有键盘的轻响,这便是这个夜晚最祥和的天籁之音,这就是这个春天最珍贵的万象更新。



岁月的回响

陆继山

小时候,山中交通十分不便,我们所有的农活几乎都需要靠背篓来完成,普通人家里有六七个背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我们的玉米和土豆多生长在大山深处,因此,无论是春耕还是秋收,我们都需要迈开双脚,背着背篓征服一座又一座的山。

生长在大山深处,我们的生活和快乐也就几乎完全来自大山的馈赠。玉米、土豆、小麦这些主要的经济作物是父辈们从深山的庄稼地里背来的,柴火、原煤这些主要的取暖做饭用品也从大山深处背来。

我长大一些,也可以背背篓了。每天清晨醒来,揉揉惺忪的睡眼,脸都顾不上洗就背上自己的背篓,跟着父母叔伯们往大山上爬。那些大山高而陡,每次爬到山顶,我们就像取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,虽然汗流浹背,但总要站在山顶,背着背篓朝远方大声呼喊一阵,以显示我们在那样早的时间征服了一座大山的高度。

在地里干完活计准备回家时,我们每个人的背篓里都会被玉米土豆和蔬菜瓜果装得满满的。因为这样遥远崎岖的山路,来回一趟加干活,需要花掉我们几乎一整天的时间,让自己的背篓更充实些才显得不虚此行。背上背篓从山顶往山脚赶路时,背篓开始随着脚步的交替移动吱吱响起来,像是战斗就要打响前的号角。这些号角声不停地催促着我们前进的脚步,并不断向我们暗示,再苦再累,只要再坚持一下,就能抵达终点。也是在背篓的催促和鼓励中,我们总能快速达到山下的家中。而无数次的催促和鼓励,使我们练就了坚韧不屈的性格和品质,从偏远的大山里,走向了更远的美景。

许多年后,山中的所有群众都摆脱贫困,公路也不断延伸到那些原本崎岖的山村和土地里,但群众依然保持着背背篓在山中行走干活的习惯。

我每次回家,总是要和仍然健在的父辈一道,背上背篓重温当年奋斗过的山间小路。那些小路上虽已长满杂草,不再是当年常有人行走的样子,但背篓在背上发出的吱呦吱呦声,如同一首久违的乐曲般动听。